

# 出卖笑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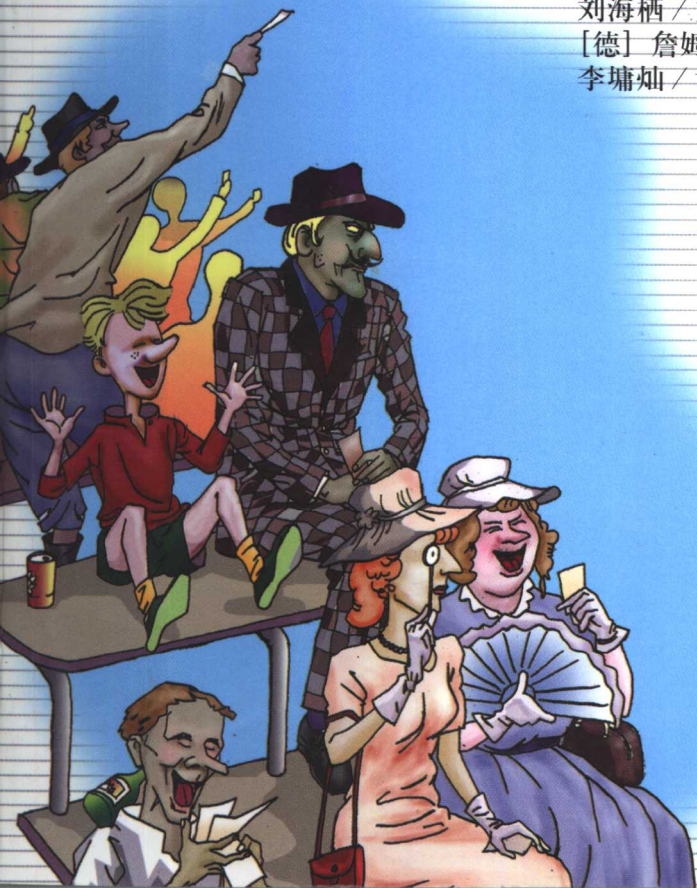
PIAO LIU PING GONG SHU SHI JIE TONG HUA DA SHI ZUO PIN JING HUA

漂流瓶丛书·世界童话大师作品精华

刘海栖 / 主编

[德] 詹姆斯·克吕斯 / 著

李墉灿 / 译



明天出版社

漂流瓶丛书·世界童话大师作品精华

# 出卖笑的孩子

刘海栖 主编

[德]詹姆斯·克吕斯 著

李墉灿 译



明天出版社

丛书名 漂流瓶丛书·世界童话大师作品精华

书 名 出卖笑的孩子

著 者 [德]詹姆斯·克吕斯

译 者 李靖灿

出版者 明天出版社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电 话 (0531)2060055-4828

发行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56号 邮编:250001

版 次 200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0年7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87×1092mm32开

印 张 9.5

字 数 164千字

印 数 1—5000

ISBN 7-5332-3232-1/1·806

定 价 11.20元

**TIMM THALER oder DAS VERKAUFTE LACHEN**

By James Krüss

Copyright © 1962 by Verlag Friedrich Oetinger, Hamburg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INTERNATIONAAL LITERATUUR BUREAU B. V., Hollan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 序 幕 (1)

#### 第一天

讲蒂姆怎样长大。讲他遭到了巨大的不幸，因而他的生活完全变了样。还讲他和一位穿方格纹衣服的先签订了一份稀奇的合同。(8)

#### 第一章 可怜的小男孩 (9)

#### 第二章 格子先生 (15)

#### 第三章 赢与输 (23)

#### 第四章 出卖了的笑 (29)

#### 第五章 晚间的审问 (38)

#### 第二天

讲可怜的蒂姆通过赛马赢了许多钱，然后又分文不取地离家去当海员；他遇到一位从汉堡来的好心人。还讲他在一出木偶剧里学到了一句话：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是笑。(44)

#### 第六章 小百万富翁 (45)

#### 第七章 可怜的钱人 (52)

#### 第八章 最后一个星期天 (58)



第九章 里克特先生 (65)

第十章 木偶剧 (72)

第三天

讲蒂姆怎样当海员，他在船上遇见一位熟人，偷听到这个人勒菲特的一次谈话；当时他满脸通红，后来他和舵手打了个十分荒唐的赌，赢了以后，他的生活又一次发生了巨变。(82)

第十一章 神秘莫测的勒菲特 (83)

第十二章 克雷施米尔 (92)

第十三章 风暴与恐惧 (100)

第十四章 荒唐的打赌 (106)

第十五章 热那亚全城轰动 (113)

第四天

讲蒂姆不得不扮演富有的继承人这个角色，他怎样打碎了一盏枝形吊灯，怎样在两个保镖的眼皮底下溜掉，偷偷地与一位好朋友相会；他学了一句对于他和他的处境都非常适用的英国格言，还讲他怎样陪同勒菲特去雅典。(121)





- 第十六章 一盏枝形吊灯的覆灭 (122)
- 第十七章 富有的继承人 (131)
- 第十八章 在巴拉佐坎第多 (138)
- 第十九章 约尼 (144)
- 第二十章 在雅典真相大白 (156)

#### 第五天

讲蒂姆陪勒菲特到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堡去,在这里,他被卷进了几宗奇特的买卖中去,他无意中发现了些对勒菲特非常有用的东西。讲他把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日子忘记了,这件事他到当天晚上才发觉。还讲他在短时间内重新会笑,可他随即懂得,笑不是人造黄油那样的商品。(164)

- 第二十一章 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堡 (165)
- 第二十二章 森奥尔·范·德·托伦 (172)
- 第二十三章 座谈会 (178)
- 第二十四章 一个忘记了生日 (184)
- 第二十五章 在红亭里 (192)
- 第二十六章 人造黄油 (203)



第六天

讲蒂姆周游世界，他对有钱人的生活已经习惯了；他在汉堡码头认出了一个人，这件事他不让人知道；他遇见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他连想都没有想过。讲他买下了几条船和一家木偶剧院。还讲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张小纸条上。 (214)

第二十七章 在空中旅行的一年 (215)

第二十八章 久别归来冷冷清清 (225)

第二十九章 被遗忘的面孔 (234)

第三十章 文件一份接一份 (242)

第七天

讲蒂姆辨认出那张神秘的纸条上的字。讲勒菲特碰到一些麻烦事。讲蒂姆穿上水手的衣服，怎样被人从一座很陡的台阶上硬拖下来，在台阶下发生的事情把他弄得晕头转向。最后讲一位嘴角上有两道笑纹的小先生怎样出现在贝贝尔太太的点心店里。 (251)

第三十一章 一张神秘的纸条 (252)

第三十二章 后楼梯 (264)



第三十三章	重新找回来的笑	(278)
尾声		(290)
译后记		(292)





## 序 幕

“马格德堡——莱比锡”的列车是一列慢腾腾的、过分拥挤而且肮脏的火车。那个年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境内到处都轰隆隆地奔驰着喷出污浊黑烟的火车。那时我住在汉堡附近，我要到莱比锡一家印刷厂去。

火车这么拥挤，每节车厢的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我无意中闯进一节车厢，那里坐着一位先生，戴着一副太阳眼镜。在那些日子里，这是很少见的。进来的时候我想，这也许是外交官的专用车厢，便想退回去；可这位先生却示意让我进去，于是我和他面对面地坐在窗口旁。

他身体微胖，说不上有多大年纪，身上穿着一套深色西服。他的上衣胸袋里放着白手绢，散发出丁香的淡淡香味，我走近他时便闻到了。他头顶的行李架上放着一只黑皮箱。

“这些超载火车真可怕，”我坐下时他说，“您为公事出差吗？”他说话带着我不熟悉的口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意大



利口音。

我回答他说，我出差以公事较多。“我到莱比锡校对一本书。”我说。

“噢，”他说，“您是写书的，有意思。我听说过，有些人是靠写书谋生的，他们不写自己本来要写的书。”

“那么这是些什么人？”我问。

“是些明智的人，有学问的人。他们看破红尘，洞察人心，”他说，“他们让权贵们出钱买他们的沉默，这些权贵对老百姓实行愚民政策。”

“被收买的人也是明智的吗？”

“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喽。”这位先生说，“您吃过午饭没有？”

“没有，”我说，“不过我带了面包。”

这位先生摆摆手。“您就让它放在皮包里吧，”他说，“我可以请您吃饭。”

这一切在当时的德国是极不寻常的：空荡荡的车厢，太阳眼镜，高级西装，还有在一列又脏又挤的火车上请客吃饭。这个邀请我当然接受，因为我很想看看，人们怎样穿过这水泄不通的人群，把午饭送到我们手中。

午饭果然送来了，尽管送的方式有点奇特。一辆用柴油驱动的红黄两色机动车——当时的一种时髦运输工具——突然超过我们，然后用同样的速度和我们并排开着。那车有个宽大的窗口，高度和我们的车一样，从这个窗口望进去，看得出这



是一节餐车。请我吃午饭的先生这时打开车窗，对面那辆车里有人同时把车窗打开，递给我们一个大托盘，托盘上盖着一个高高的椭圆形防风盖子，盖子是很沉的银器。我和这位先生合力把东西接了过来，小心地把它放在我们跟前的两张靠车窗的小桌上。

然后两辆车的窗子又重新关上。当这位先生把盖子放到身旁一张摊开的报纸上时，这顿许诺过的午饭便摆在我面前。这顿午饭，多年来我见都没见过，更不用说吃了。

餐前小吃是涂黄油的烤面包，里面夹着熏鲑鱼片，然后每人半份蛋黄酱龙虾，还有香菜土豆拌橙汁鸭，最后是带果仁和巧克力的半冻食物。我们还喝了达尔马提亚产的纯白葡萄酒。用来结束这顿饭的穆哈浓咖啡已经用小银壶准备好，这位先生给我和他自己往小瓷杯里斟上咖啡。

吃饭时我们几乎什么也没说。我默默地边吃边想，谢天谢地！过道的门窗都拉上了布帘，吃饭时来来往往的人谁也看不见我们。那年头在德国，谁能吃得这么好？

饭后我感到极度疲乏。我的东道主发觉了这一点，便说：“您休息一下。饭后得百步走，或者歇一会儿。要在这里百步走可难了，所以我建议您休息一下。”

我刚为这顿异常丰盛的午餐向他道过谢，便觉得眼皮有千斤重，接着就睡着了。

这时我梦见我坐在一座白色的海滨别墅的阳台上。在我前面，一艘游艇在蓝色的水面上颠簸着。我知道这游艇是属于



我的，但远处有个声音在说：“海边有座房子，前面有艘游艇，还有个取之不尽的银行户头，只要能保持沉默，就会要啥有啥。”

睡梦中我弄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也没去问别人，因为我被一阵响声惊醒了。原来是火车的隆隆声把我吵醒的。那列红黄两色的机动车又超过了我们。

当我睡意朦胧地睁开眼睛，朝那列车望去时，我又看见了那节餐车，我们那只空托盘正好在车窗上一晃而过，而我车厢里的那位先生竟然在餐车里端坐着。这一切让我看傻了眼。红黄两色的列车又继续向前移动，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位先生只是映照在窗上罢了。红黄列车离开我们时，我还见过他。于是我转过头来，可是……

我吓坏了。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先生不见了，黑皮箱也不在那里。我喃喃自语：“刚才他还映照在红黄列车的窗子上。要有人在那儿，他才能被映照出来呀。太离奇了。”

后来我又睡着了，直到人们突然拥进车厢，我才醒来。

这时我觉得，我和那位陌生人的这段经历仿佛是一场梦。只是到了莱比锡，有人向我讲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时，我才知道在火车上请我吃饭的人是谁。

现在我就要讲这个闻所未闻的故事。这故事我是从一个人那儿听来的，我没想到会在莱比锡印刷厂遇上他。这个人我早就认识。当他还是一位年轻的先生，而我是个十六岁的中学生时，我们在北海我家乡的小岛——赫耳果兰岛上聚会过。那



是在我们的女邻居尤丽叶大妈屋里。我们每天在那里谈天说地，度过了很有意义的两个星期。

从那时到现在，虽然许多年过去了，但在莱比锡印刷厂一见面我俩就认出了对方。

“你是蒂姆吗？”我惊讶地问。

这人也同样惊讶地问：“你是伙计？”（他还像赫耳果兰岛上的人们那样称呼我。）然后我们彼此问这问那，为了诉说这些年来自己是怎么过的，互相打断着对方的话。我对我的朋友蒂姆说，我们不得不从小岛迁往大陆，因为炸弹已经把岛上的房屋夷为平地（这一点他一定知道）。蒂姆告诉我，他带着他的木偶——他用这些木偶演戏——走遍了全世界，连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到过。他跟我说，他也写了一本关于木偶的书。他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看看这本书印得怎样。

“你呢，”他问我，“你来这里干吗？”

“监印一本教人认钞票的画册，”我回答他说，“画册里的图画、钞票、诗和故事都要准确地对上号，所以我必须到这里来。”

“那我们就可以经常见面了。”蒂姆说。就在他对我说这句话时，他的公文包里滑出一本书。我看到了，俯身把它捡起来。这时我发现，这是一本写“彼得·施雷密尔”的书，原书是阿德贝尔·冯·沙米索所写，讲的是出卖影子的故事。我把书交给他，说：“我正在打听一个类似的故事。如果我没弄错，你曾用木偶演过这个故事。不过我找的是那个真实的男孩，这故



事就是他的亲身经历。奥弗尔哥纳区的人们告诉我，他还活着。”

“怎么，你到过汉堡的奥弗尔哥纳？”蒂姆惊奇地问，“奥弗尔哥纳我很熟。”

“我只是略知一二，”我说，“战后我们有一段时间住在我祖母的一个姐妹那儿。那地方在奥弗尔哥纳对面的芬肯威德，位于易北河的另一侧。有时候我们从那儿渡过易北河到对岸去。”

“噢，”蒂姆说。“在奥弗尔哥纳区，人们准跟你讲过，出卖笑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一个真实的男孩身上。你指的就是这个故事，对吗？”

“说得对，”我说，“你知道这个故事？”

“知道，”蒂姆说，“这故事说来话长。你在莱比锡要待多久？”

“至少一个星期，”我说：“给我讲这个故事时间够不够？”

“够的，”蒂姆说，“时间是够的。”

“那就给我讲你的故事吧。”

蒂姆笑着回答说：“伙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故事，尽管我经常演它；不过这也许是我的故事，正如这可能是某个孩子的故事一样。要是你认为合适，我就给这个男孩取上我的名字。”

“你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吧，”我说，“你说‘我’或者说‘他’都行，随你的便。重要的是你要给我讲他的故事。”



“好吧，”我的朋友蒂姆叹了口气说，“我要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给你讲一遍，但不在印刷厂里讲，下了班我们到后面那个没人用的校对室去。但愿你知道这个房间在哪儿。”

“是的，”我说，“我知道这个房间。下班后我们就在那里碰头。”

在校对室里，蒂姆把出卖笑的这个故事给我讲了七天。每次讲完后，我连忙赶回旅馆，把听到的东西都写在剔出来的清样纸背面，所以这个故事的各个部分也就按那些清样的纸页划分，算是章节。

下面就是这个分了章节、经过润色的故事。



## 第一天

讲蒂姆怎样长大。讲他遭到了巨大的不幸，因而他的生活完全变了样。还讲他和一位穿方格纹衣服的先士签订了一份稀奇的合同。

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以后，我和蒂姆在印刷厂后面一间布满灰尘的校对室里会面。这个房间已没人使用。我们在两张陈旧但还相当完好的沙发上坐好，蒂姆就开始给我讲这个出卖笑的故事。





## 第一章

### 可怜的小男孩

在街道宽阔的大城市某些僻静处，今天还有一些胡同，它们是这样狭窄，人们隔着窗户都能和对面屋子里的人握手。要是有钱又易动感情的外地来访者偶然走进这样的胡同，他们就会嚷道：多么富有诗情画意！而那些女士就会啧啧称美道：多么宁静安逸和富有浪漫气息！

什么宁静安逸，什么浪漫气息，这全是无稽之谈，因为住在这里的人都没钱。而在繁华的大都市里，谁钱少，谁就变得忧郁，忌妒，而且喜欢吵架拌嘴。这不能怪人们，这些胡同本身也有过错。

蒂姆三岁时就来到了这样一条窄胡同里。他那个体态丰盈、生性乐观的妈妈死了。由于那时不易找到工作，他爸爸不得不到建筑工地做小工。这样，父子俩便从城市公园旁那套带凸肚窗的明亮住房，搬进这条有铺石路面的胡同。这里成天散发出兰芹、胡椒和茴香的气味，因为城里唯一的一家调味品厂